

控，劉章聞知畏罪，於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，給付陳氏銀十兩，賄求寢息。續據屍妻李氏見夫未歸，向陳氏查問，陳氏告以劉彩文因偷劉章耕牛，逼賣膳田辦酒謝族，被伊氣忿掩埋身死。隨據李氏控縣，起驗屍身。迨後李氏復向陳氏查知實情，而劉章恐衆人受累，隨給李氏銀三兩，並許日後照看，囑其勿吐實情。李氏等隨即聽從，扶同隱諱。今准部駁確審，據劉大嘴等供認前情不諱。除爲首主使之劉賓，及下手挖坑之劉文登，並私和之劉相，俱經先後病故不議外，查劉彩文與劉大嘴等係無服族親，應同凡論。劉大嘴聽從指使幫同活埋，應依律擬絞監候。劉漢三擬流。劉公允等擬以杖徒等因。具題前來，應如該撫所題，劉大嘴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，擬絞監候，秋後處決。該撫既稱，劉公允合依證佐不言實情，出脫犯人全罪者，減犯人全罪二等律，應減劉賓罪二等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劉李氏合依夫爲人所殺，而妻私和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劉牙合依期親尊長被殺，而卑幼私和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劉章合依知人謀害他人，而不阻擋律，杖一百。陳氏合依子被殺，而父母私和律，杖八十。查劉公允年逾七十，陳氏、李氏係婦人，均照律收贖。竊牛賊犯李什已先經審明，枷責刺字，應免拘訊。陳氏等各名下所得銀兩照追入官等因。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題，二十六日奉旨：劉大嘴依擬應絞，著監候秋後處決。餘依議。欽此。

謀殺人傷而未死（王四兒）

陝西司

一起爲密諭事。會看得長安縣民王四兒箭射原任督標後營游擊滿倉一案。先據西安巡撫陳宏謀疏

稱，王四兒先在督標中營食糧，因酗酒久經革伍。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，王四兒途遇後營兵丁楊天貴，藉討茶價欲行鷄姦。楊天貴回知本營游擊滿倉，將王四兒掌嘴，送交長安縣查訊，經縣責懲。王四兒受刑之後，懷忿滿倉，蓄心箭射泄恨。於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取家中舊有竹弓並半截箭桿，插就尖鐵箭頭。知滿倉次早公出，因家居寫遠，將弓箭暗藏衣內，携至侯相第鋪內，托言借宿。四更時分，王四兒假稱出恭，潛至灑金橋路旁，見滿倉經過，即放箭射傷滿倉腦後，棄弓仍回鋪內就寢。次日在外躲避，旋即拏獲研訊，供認不諱。實係懷忿放箭，以泄私恨，並無殺害之心。將王四兒照兇徒因事忿爭，執持刀槍弓箭傷人例擬軍等因。具題前來，查弓箭原屬殺人之具，射人原有致死之機。王四兒欲將營兵楊天貴拉姦，被該游擊滿倉送縣責懲，輒蓄意泄忿，暗藏弓箭，於四更時分，伺滿倉公出，用箭向射，雖係竹弓，但射中腦後透帽至骨，業經中傷致命，是被射之滿倉幸而不死。其王四兒之預謀殺害情節已屬顯然，何得以並無殺害之心一語任其狡展。查謀殺人傷而不死者，自有應得之罪，況滿倉現任管轄地方營將，王四兒係已革營兵，乃敢蓄恨暗射，肆行猖狂，尤不宜稍爲寬縱，以啓兇徒玩法之心。應令該撫再加確審，按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。題駁去後，續據該撫疏稱，查王四兒所執之弓據供乃係射雀小弓，用竹片綁成，麻繩作弦，柔軟無力，並非操演之角弓，雖經丟棄無存，現有滿倉當日交出原箭驗明，長止一尺五寸零，乃係半截舊桿，另裝舊禿箭頭，其爲竹弓無疑。是弓箭本可殺人，而柔軟之竹弓，短小之廢箭，實非殺人之具。維時滿倉被箭之後，前督臣復諭查拏兇犯，諭內有止射頭皮，無甚損傷之語，其透帽入肉至骨之處，乃滿倉被箭懷恨之語，不無過甚其詞。況頭本無肉，如係角弓利箭，焉

有被箭透入而僅至骨並不損骨之理？王四兒當日曾在中營食糧，久已革退編入民甲，滿倉乃後營游擊，並非本營管將，因被滿倉掌責，送縣責處，心有不甘，用此竹弓廢箭潛行射放，冀圖泄忿，實與預謀殺害中傷致命者不同。再三嚴鞫，該犯堅供不移，委無謀殺之心，竹弓廢箭，實非可以殺人之具。若照謀殺人傷而不死問擬，似覺情罪未符。王四兒應請仍照原擬充軍等因。具題前來，查律載，謀殺致傷而不死者絞監候等語。夫被殺之人未死，即擬絞候，律意蓋重在謀而已行，故其所傷之人不必至死，始以死抵之也。今王四兒被滿倉責後懷恨，蓄心箭射，深夜潛候路旁，見即肆射，其為謀諸於心已屬顯著。即據該撫續稱，王四兒所用係竹弓廢箭，非殺人之具，仍照原擬等語。然其行兇之弓，業已丟棄無存，有是竹弓無力之語，又實無確據。夫箭射腦後，入肉至骨，滿倉之不死幸也。滿倉不死，則王四兒之謀殺人傷而不死，律有明文，何得故為寬縱？况王四兒先在中營食糧，滿倉雖非本營管將，終係統轄之員。王四兒肆行不法，強欲鷄姦兵丁被責後，輒敢蓄恨謀害長官，與尋常謀殺人者，情罪更屬較重，豈容任意狡供，代為開脫？應仍令該撫再加確審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。題駁去後，嗣據該撫疏稱，研訊王四兒，將受責後懷恨滿倉，執持弓箭，見即肆射情由供認不諱。其為蓄意謀害，希圖泄忿，情事顯著。查王四兒從前食糧當兵，在中營緣事革退已歷多年。滿倉乃後營游擊，並非本屬統轄長官，應同凡論。將王四兒依律擬絞監候等因。具題前來，應如該撫所題，王四兒合依謀殺人傷而不死，造意者絞監候律，應絞監候，秋後處決等因。乾隆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題，二十四日奉旨：王四兒依擬應絞，著監候秋後處決。餘依議。欽此。